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hotograph of a city skyline at sunset. The sky is a gradient of orange and red, with the sun low on the horizon. Several skyscrapers are visible in silhouette. The most prominent building is the Chrysler Building, with its distinctive Art Deco spire. To its right is a large, dark, rectangular building. The water in the foreground is dark and reflects the light from the sky.

城市空间设计概念史

EMERGING CONCEPTS IN URBAN SPACE DESIGN

[英] 杰弗里·勃罗德彭特◎著

王凯 刘刊◎译

郑时龄◎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本书的出版受下列研究课题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课题（课题编号：5147831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课题（课题编号：16YJCZH095）

城市空间设计概念史

[英] 杰弗里·勃罗德彭特 著
王 凯 刘 刊 译
郑时龄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9-3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空间设计概念史 / (英) 勃罗德彭特著; 王凯, 刘刊译; 郑时龄校.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112-19788-0

I. ①城… II. ①勃…②王…③刘…④郑… III. ①城市空间-城市规划-建筑史-世界 IV. ①TU-09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4753号

Emerging Concepts in Urban Space Design/Geoffrey Broadbent, ISBN 978-0419161503

Copyright © 1990 Geoffrey Broadbent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英国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贴有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公司的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任编辑: 董苏华 张 建

责任校对: 李美娜 关 健

城市空间设计概念史

[英] 杰弗里·勃罗德彭特 著
王 凯 刘 刊 译
郑时龄 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数: 624 千字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88.00 元

ISBN 978-7-112-19788-0

(2879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鸣 谢

作者和出版社对慷慨允诺复制其作品的众多建筑师、规划师表示感谢，有些人为此提供了原始文件，他们是：博菲尔及建筑师事务所（Ricardo Bofill and the Taller de Arquitectura）、G·卡伦（Gordon Cullen）、A·杜安伊（Andrés Duany）和E·普拉特-齐贝克（Elizabeth Plater-Zyberk）、D·戈斯林（David Gosling）、L·克里尔（Léon Krier）、R·克里尔（Robert Krier）、L·马丁爵士（Sir Leslie Martin）、C·摩尔（Charles Moore）、R·佩雷兹·达阿尔塞（Rodrigo Pérez d' Arce）、M·A·罗加（Miguel Angel Roca）、F·斯波特瑞（François Spoetry）、J·斯特林（James Stirling）和B·屈米（Bernard Tschumi）。

本书的一些内容曾经在书籍和杂志上发表，文中适当加以引注，以方便那些希望进一步研究的读者。

虽然很困难，因为很多材料经历了多次出版社的变化，我们仍然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寻找版权所有者的。

目 录

鸣谢

第一部分 历史的多重视角

第 1 章 历史上的城市空间设计

规划的起源	3
古典规划	5
伊斯兰规划	10
中世纪规划（一）：黑暗时代	14
阿拉伯在欧洲的影响	15
西西里	18
意大利半岛	18
非规整空间的逻辑	19
中世纪规划（二）：欧洲的复兴	21
中世纪规划（三）：不规则城市	26
锡耶纳的中世纪规划	26
中世纪的规则性	30
军事城镇	32
文艺复兴规划	33
阿尔伯蒂	33
巴洛克	35
印度群岛的法则	39

第 2 章 范型

圣马可广场	46
斯坦尼斯拉斯广场	50

第 3 章 20 世纪的城市

纽约	56
地面交通	57
伊利运河	57
办公楼	58
城市的进一步扩张	59
电梯	59

工业	59
运输	60
电力	60
钢框架建筑	61
交通的发展	62
空调	62
分区法规的影响	63
装饰艺术派	63
洛克菲勒中心	65
洛克菲勒中心之后	66
电气化城市：大停电	69
中庭	70

第二部分 哲学和理论

第 4 章 哲学基础

经验主义	75
培根	75
洛克、伯克利、休谟	76
理性主义：笛卡儿	77
实用主义	79

第 5 章 从哲学到实践

理性主义者	82
洛吉耶	82
卡特勒梅尔	85
理念形式：柏拉图	86
部雷和勒杜	87
经验主义者	91
艾迪生、伯克、艾利森	91
吉尔平和普赖斯	95
佩恩－奈特	98
雷普顿	101

第 6 章 后续的规划理论和实践

公共卫生法案	107
奥斯曼的林荫大道	108
西特基于艺术原则的规划	110

J·戈代	112
城市美化运动	114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115
斯坦的邻里单元	118
勒·柯布西耶：光辉城市	120
勒·柯布西耶论街道	120
勒·柯布西耶论纽约	125

第7章 城市现实

J·雅各布斯	129
C·亚历山大	133
N·泰勒	135
马奇和特拉斯	136
P·考恩	137
O·纽曼	138
A·科尔曼	140

第三部分 从理论到实践

第8章 新理性主义者

倾向派（一）	145
M·塔夫里	145
意识形态	146
马克思主义	146
F·恩格斯	148
C·波德莱尔	149
G·西美尔	150
建筑与乌托邦	151
A·罗西	154
艾莫尼诺	159
倾向派（二）	161
都市元素	162
克里尔兄弟（一）	162
倾向派展览	164
A·科洪	170
罗西	172
加拉拉泰塞公寓	172
摩德纳公墓	173

克里尔兄弟（二）	176
R·克里尔	176
城市空间	176
L·克里尔	178
卢森堡	178
拉维莱特公园	181
圣康坦昂伊夫林	183
理性的，建筑，合理的	185
R·佩雷兹·达阿尔塞	186
博菲尔	188

第9章 新经验主义者

雷文托斯、福格拉、诺格斯和尤特里罗	195
西班牙村	195
C·威廉姆斯-埃利斯	198
波特梅里恩	198
G·卡伦	201
K·林奇	209
F·斯珀里	213
格里莫港	213
C·亚历山大	217
模式语言	217
文丘里（一）	218
复杂性和矛盾性	218
文丘里（二）	226
向拉斯韦加斯学习	226
R·斯特恩	233
C·摩尔	233
克雷斯吉学院（1966—1974）	234
意大利广场（1975—1978）	238
C·罗和克特尔	241
拼贴城市	241

第10章 设计竞赛

罗马停顿	245
中央市场	2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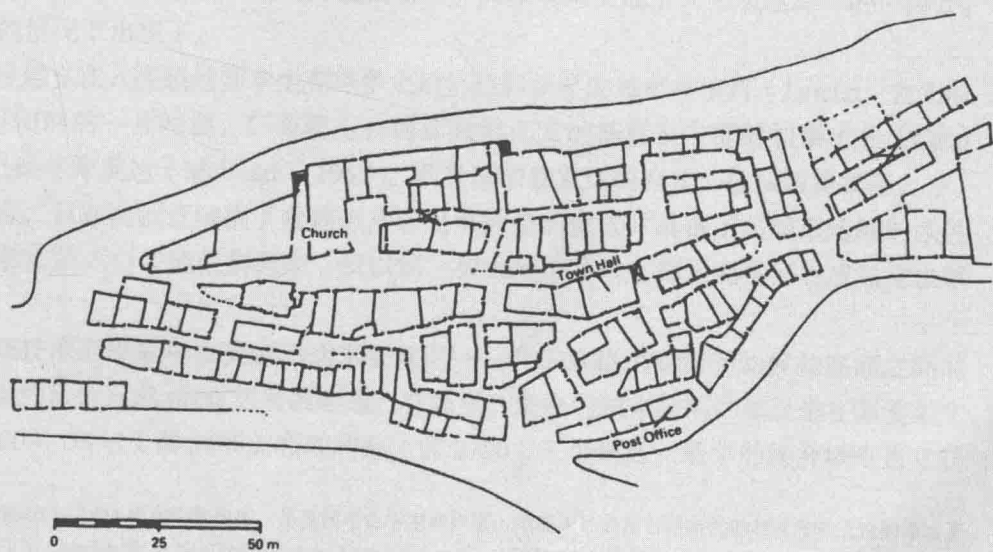
第11章 城市空间处理手法

哈尔普林和摩尔；约翰逊	258
-------------	-----

博菲尔建筑师事务所	259
M·A·罗加：科尔多瓦	262
博伊加斯：巴塞罗那	264
矶崎新：筑波市民中心	266
 第四部分 实践应用	
第 12 章 城市肌理和纪念性建筑	
柏林：城市肌理	273
IBA 国际建筑展	273
文化广场	277
巴黎：纪念性建筑	287
首都工程	288
拉维莱特公园	291
解构	295
J·德里达	295
文丘里（三）	296
 第 13 章 城市的未来	
后 IBA	297
亚历山大：城市设计新理论	297
杜安伊和普拉特－齐贝克：锡赛德镇	297
后 IBA 的罗西	300
R·克里尔：后期理论	303
R·克里尔：经验主义者	304
后 IBA 的 L·克里尔	305
L·克里尔论施佩尔	305
琼斯和柯克兰：米西索加市政厅	309
L·克里尔：亚特兰蒂斯	311
未来的城市？	314
城市的未来	319
 参考文献	326
索引	340
人名索引	340
地名索引	351
主题索引	363
译后记	372

第一部分

历史的多重视角



第1章 历史上的城市空间设计

规划的起源

如果我们要理解城市的本质，那么就应该记得“城市”（City）这个词本身是来自拉丁语中的“Civilis”，意为“为公民造福”。我们还应该记得“文明”这个词同样来源于这个词根。所谓文明，就是指那些发生在伟大城市中的一切事情！

K·克拉克（Kenneth Clark，1903—1983）开设了关于“文明”的电视系列节目（1959），随后又出版了与之相关的书，他观察了巴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卢浮宫、法兰西学院、城市住宅以及塞纳河岸边的小书摊。在他看来，这里面包含着文明对我们来说的全部意义。

如他所言，只有在人类超越了对物质的单纯追求，从“日复一日的生存斗争和夜复一夜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之后，发展了一种思想和感知之间平衡的能力，对理性的完美、公正和身体的美感等的向往，文明才有可能。

同时，这也和稳定性有关，或者用克拉克的话来说，“持久性”（Permanence）。巴黎那些优质坚固的石墙给了他这种“持久性”，而这种观念也铭记在那些书里面。对他来说，文明是人类自身心智和精神上延伸到极限的证据。

当然，有些人会对这种精英主义望而却步，克拉克会把这些人简单地叫作“未开化的”。不过他们在读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的时候会感觉不错：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规律……人类在追求政治、科学、艺术、信仰等之前，首先必须能够吃、喝、遮风避雨和穿衣蔽体。

马克思把这些后来的东西称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但是，当然，一旦社会超越了原始的为了生存的经济行为本身而挣扎的阶段，其本身就变成了“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城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

第一批城市明显建立在人类超越基本生存斗争之后。已知最早的城市杰里科（Jericho，公元前7000），本来是约旦河畔的一片绿洲，广布防卫；而那时候在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加泰土丘（Catal Huyuk）似乎贸易已经非常发达（Mellaart¹，1967）。两者都依赖发达的农业，包括饲养家畜。

不过，通常而言，只有在就近解决了食物生产、足够数量的供应并具备了向城市运输的条件状况下，城市级数量的人口才能聚集起来。所以第一批大城市总体上都出现在河谷或盆地也就毫不奇怪了。

必要规模的灌溉技术似乎最早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介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的中部，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发展起来。在那里，最早的城市规模的建设是在苏美尔文化的乌鲁克（前3500）、乌尔（前3100）和埃利都（前2750）三个地区。最早的埃及城市建立在

1. J·梅拉特（James Mellaart），1925年在伦敦出生，是英国考古学家和作家，他在土耳其新石器时代的村庄加泰土丘的考古工作为世人所知。此处应指 Çatalhöyük, A Neolithic Town in Anatolia, London, 1967。——译者注

尼罗河的河口地区的法尤姆（前 4440）和梅里德（前 4300）。更南边，在开罗以南的地区，埃及最早的两个首都都在孟菲斯（前 3100）和底比斯（前 2080）。再往东方，印度河谷里有摩亨朱达罗和哈拉帕（都在公元前 2400 年以前）这两座城市。更往东方则有黄河及其支流地区，早期的中国城市如二里头（前 1766）和郑州（前 1650）。

大江大河的存在使灌溉成为可能，但是正如凯尼恩（Kenyon）所说，还需要有序的组织：

成功的灌溉包含一个复杂的控制系统。一个成系统的主水道为次水道供水，水闸关闭时，次水道就可以为田地灌溉。因此，水道必须被事先规划，每个农民通过关闭闸门取水所需要的时间需要被确定，对于不遵守规则的人必须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这也就意味着，必须有某种中心社团组织，以及这些组织所遵守的法规条文的出现……而这种组织的存在可以在巨大的防卫系统中得到印证。

权力自然而然地集中于那些建造或者控制这些灌溉系统——尤其是防卫系统的人手中。没有中心化的规划，这些都没办法实现。所以，最早的城市表现出了社会阶级的分层和手工艺职业化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

杰里科南部的小城贝达有个人开设的骨制品加工、石匠、屠户等的专业商店，而最伟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市加泰土丘，有着比其他城市更加细致的专业划分（Mellaart, 1967）。

还有的其他一些专业，例如专门加工燧石和黑曜石——一种黑色的火山玻璃——用以制造箭头、匕首、矛头、刀、镰刀、刮刀和钻孔工具的，更不用说还有用抛光黑曜石做成的镜子；首饰匠制作项链珠、臂环、手镯和脚环；石匠制造扁斧、斧子、抛光器、磨刀石、凿子、钉头和工具箱；骨匠制作锥子、冲头、刀、刮刀、勺子、碗、铲子、抹刀、锥子和带钩；木匠制造箱子和碗；纺织工纺制羊毛布料和地毯；篾匠编篮子和席子；还有制陶工、画家、雕塑家和其他艺术家。从一些房子比其他房子大很多，而且一些人比其他人的坟墓奢华得多来看，显然社会分层是存在的。

所以，首先，四种因素使得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建成区域和周围乡村区域的分离，可能是由防卫的围墙分开；供密集农业生产的灌溉系统的发展；权力结构的发展，通过这个权力结构，灌溉系统和城市生活的其他方面得以控制——通常是由国王或神职人员进行；手工业的专业分工的发展，不仅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同时为贸易提供基础。

既然城市是由这些因素发展而来，那么当然毫不意外的，城市从第一天起，就被这些元素或它们的等价物所渗透。

关于城市或地段的形态设计，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被亚历山大（Alexander, 1964）称之为“自然式”，人们像最初的贫民窟时代一样自发建造。另一种就是人工的方式，即根据预先准备好的总平面，排布街道，建筑则根据某个规划者的秩序感建造在广场和城市街区中（Stanislawski, 1947）。

这两种情形的对比会在本书中多次出现。同时经常出现的还有另外一个对比：规则和不规则。“自然”形成的城市倾向于不规则；当然，规划者也会有意识地使设计表现出某种明显的不规则性。大多数的规划者追求各种规律性，体现了人类智性的作用；除了一部分追求有意识的不规则性，也就是所谓的“风景如画风格”。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这种对比的，当然，是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

古典规划

笔直的街道，直角相交，这些都是尼布甲尼撒王¹约在公元前1126—公元前1105年间进行的巴比伦规划的特征（图1.1）。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似乎认为这种规划方式是米利都的希波丹姆斯²在公元前479年发明的，他认为后者“发现了划分城市的方法”。像很多后来的城市一样，米利都是在棋盘状的方格网上规划的。不过，它的邻居，建造在陡峭坡地上的城市普里恩也是如此——主要的街道沿等高线布置，由阶梯状与之交叉的支路相联系（图1.2、图1.3）。确实，正如柯斯托夫（Kostoff）所说（1985），希腊时代首选的城市设计方法是植物状（*per strigas*），也就是说，通过条带将东西两侧的大道相联系，通过一条或更多的南北向道路垂直布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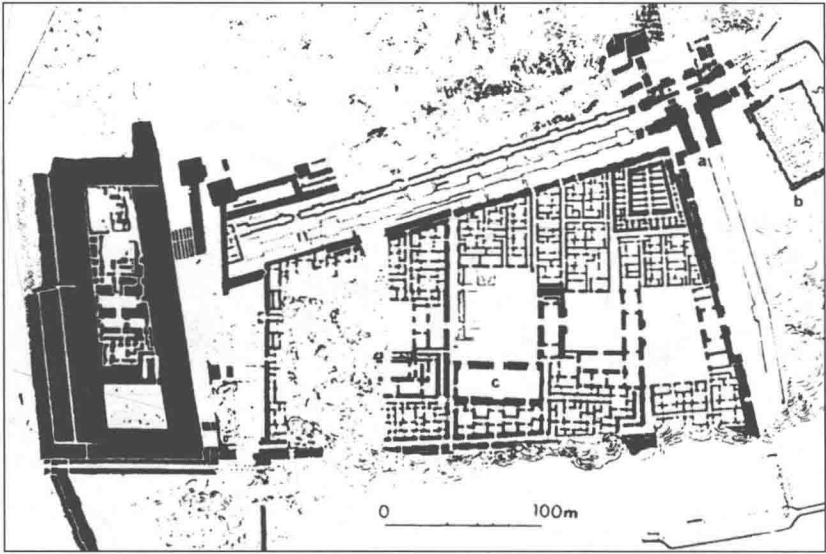


图1.1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南宫（约公元前1126—前1105）（图片来源：Oates, 1979, P.100）

留存至今的这种古代关于城市规划的文本，更多的讨论外观、景象和气候，而不是街道的几何关系。例如，希波克拉底³在《空气、水和场所（iii-iv）》中指出，最健康的朝向是东向，亚里士多德也同意这个观点（《政治学》，vii, 10.1）。如果不能朝东，那城市就应该朝南。维特鲁威也很关注主导风向（第I书，第6章，i）：宽阔的大道应该利于通风，而小路则应该避风。“凉风伤害人的健康，热风导致食物腐败，湿风则有毒。”

确实，维特鲁威在城市选址方面，关于风向和其他环境因素有很多讨论（图1.4），首要的是水源。所以（VII, I.i），人们应该在日出以前，面部朝下俯卧在地上，下巴着地。这样目光就不会游离到高处，这样就可以看到湿气“似乎卷曲着上升到空中”。从这里向下挖，就一定可以找到水源。

人们应该观察在这里繁茂生长的是何种植物，还有水果的气味，尤其是此地酿造的任何酒，

1. Nebuchadnezzar, 古巴比伦国王，攻占耶路撒冷，建空中花园。——译者注
2. Hippodamus of Miletus, 公元前5世纪的法学家，在希波战争之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提出一种深刻影响后来西方2000余年城市规划形体的重要思想。——译者注
3. Hippocrates, 约公元前460—约前370年，古希腊医师，医药之父。——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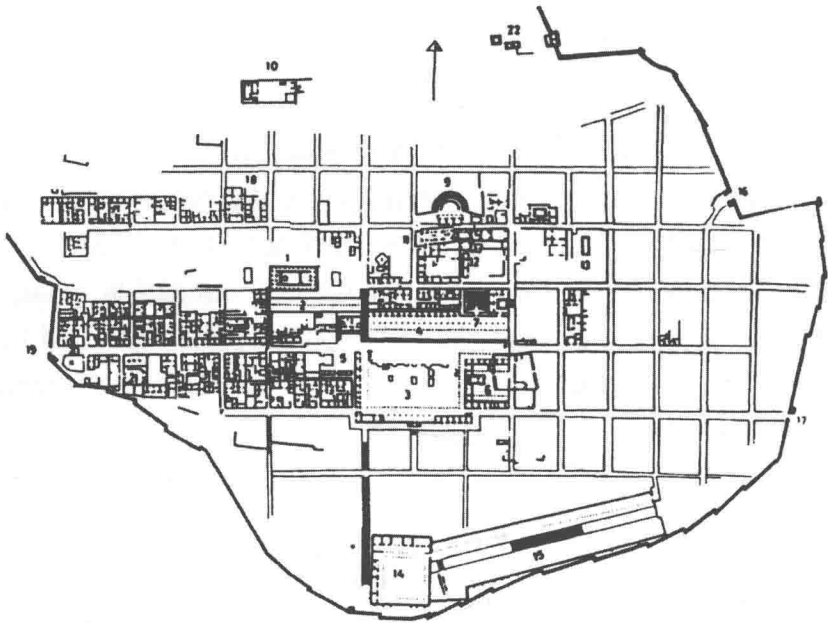


图 1.2 普里恩（约公元前 350）：方格形平面（图片来源：Akurgal,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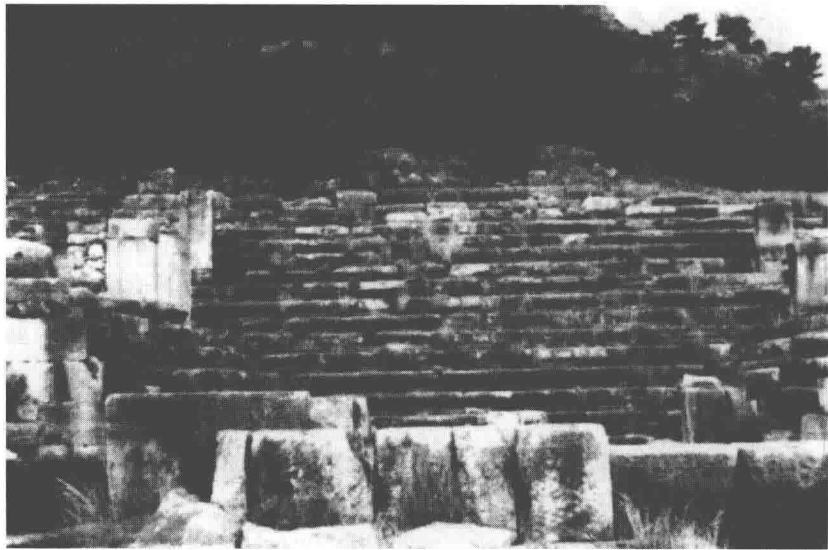


图 1.3 普里恩（约公元前 350 年）：陡峭的阶梯状街道（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因为那些都是气候最好的指示器。最重要的，人们应该观察牲畜，因为，正如维特鲁威所说的（I, IV, 9）：

7 我们的祖先在想要建城镇或兵营的地方，就用放养于该地的羊做牺牲，检查它们的肝脏。若肝脏变了色或有病兆，就再杀些羊，看看原先杀的那些羊是否因染上了疾病或食物中毒而遭到伤害。一旦他们对若干羊进行彻底检查，认定当地的水与饲料对肝脏有利，便在那里构筑要塞。

如果肝脏表明这里的水土不行，那他们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建城。

里克沃特（1976）非常详尽地考察了罗马建城的各种仪式，此处没必要重复他的精彩见解。

关于风，维特鲁威认为共有八种——正如雅典的风塔所表示的。风塔的平面为八边形，八个面对应着八个不同的风向，城市应该据此而规划。

因为八个面是朝向八个不同的风向，维特鲁威说（V，7）“让街道的方向介于两个风向之间”，这样风就不会直接穿过这些街道。因为如果风直接吹进街道的话，会使风力更强；而如果风吹向建筑的转角，就会被分散而减弱。

维特鲁威对这个想法非常自豪，以至于他重复了一遍，然后就开始规定主要的神庙、广场和巴西利卡“应该位于尽可能最温暖的街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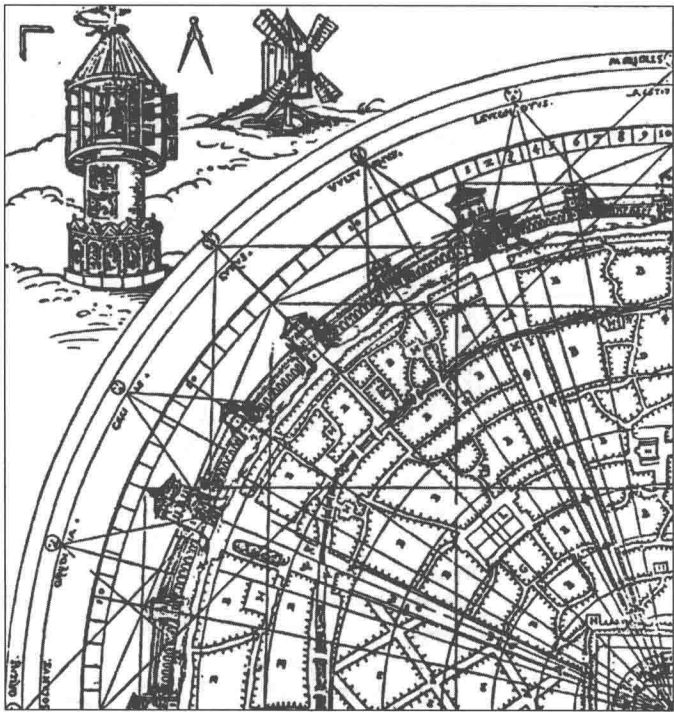


图 1.4 维特鲁威：风向图（图片来源：G.H.Ravius, 1548）

他认为，城市应该被城墙所围合，并有突出城墙的塔楼防卫。进入城市的道路应该通过向上的坡道进入城门，而城门应该开向右侧，这样左手拿着盾牌的敌人的侧翼就会暴露在守卫军队面前。

维特鲁威建议（I，V，2）说，城市的布局应该“既不是正方形，也没有明显的凸角，而应该是圆形，这样就可以从很多位置观察敌人的行动”。他明确认为任何“凸角”都不利于防卫，因为这种设置没有保护守卫者，反而保护了进攻的敌人。

尽管维特鲁威偏好圆形的城市，但是大多数罗马城市还是采用了希腊的方格网布局。

一位罗马的土地测量师，可能是弗朗蒂努斯¹，这样描述建立一座城镇的方法（引自 Pennick, 1979）：一旦选定城镇的中心位置，祭司（augur）就会把这里定位为中心点（omphalos），城市（及其测量）都从这里起步。

他坐在这个点上，面向西边，当然四个方向就此确定。在建立一座城市的时候，首先需要一把木工尺（amussium）——一块绝对水平的大理石板——在上面放一个青铜的日晷仪（gnomon）、一个“影子计时器”。通过记录特定时间点的影子，人们可以画出一条从北到南的线，并以此为基础测定这座城市。

土地测量师（Agrimensores）定位了两条主要的道路，其中东西轴线大道（decumanus maximus）从南到北，而南北轴线大道（cardo maximus）则自西向东（图 1.5）。沿着这些道路，城镇和乡村都呈正方形，尽管正如德尔克（Dilke, 1971）所说，国土按照百人队（centuriae）的 2400 罗马尺布置成正方形，包含 200 个居住单元，而城镇街区（insulae）分布，尺度上变化很大，虽然阿克提尺（acti squares）很常见，比半英里略小一些。古罗马尺比罗马帝国时代的尺稍大，东西轴线大道宽 40 尺左右，南北轴线大道的宽度大概是它的一半。所以每 20 个阿克提不到会有一

1. Frontinus，公元 40—103 年，罗马军人、不列颠总督。——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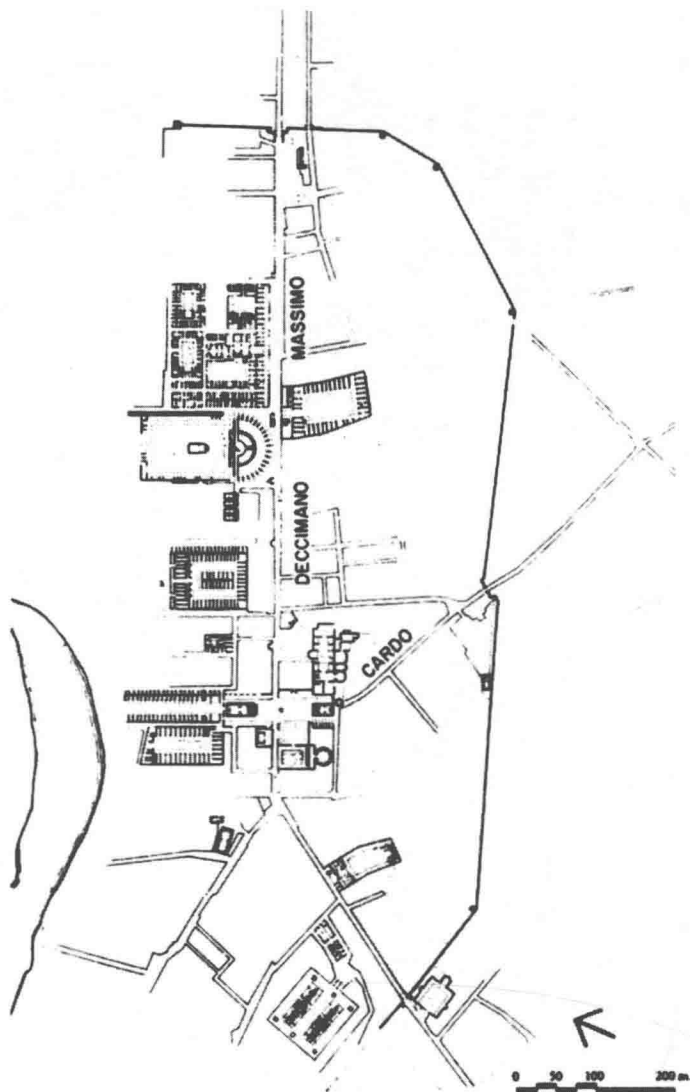


图 1.5 奥斯蒂亚：东西大道和军团大道
(图片来源：McDonald, 1986)



图 1.6 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地图：城市形式局部
(公元 3 世纪)(图片来源：Bacon, 1967)

些更小的道路，仅有 8 尺宽。

道路从主要交叉口（中心点）开始编号，每隔 4 条会有一条 12 尺宽的道路，作为公共道路。南北轴线大道和东西轴线大道在穿越城市和整个驻防地（colony）¹ 的时候，本身会被作为主干道，例如阿皮亚大道（Appian Way）。

正如德尔克所说，大量的罗马地图被保存了下来，其中很多是配文字的插图，似乎是培训测绘员的手册。同时，还有精美的罗马城市地图（Forma Urbis Romae）的片断，本来是雕刻在 203—208 年为了塞维鲁皇帝（Septimus Severus）而制作的石板上（图 1.6）。最初的尺寸高 18 米、宽 13 米，平均比例 1 : 300。

1. 罗马时代在征服地区设置的殖民地。——译者注